

【廉政文化】

【居民来稿】

# 感恩文明家庭真善举 弘扬社会正能量

文 施爱勤

今天,当我含着热泪写下以下文字的时候,心里的暖意油然而生。我是“邻居”街道的一位居民,因为热爱歌唱,我参加了五里桥街道之声合唱团的活动,由此认识了热心为人服务的郑爱妹,同时也认识了郑爱妹的先生沈瑞华。

在我亲身的经历中,真正感受到了上海市文明家庭的精神风范。我从心底里感激在我家庭遇到不测痛苦最低谷时,给予我帮助的沈瑞华夫妇,他们让我感受到了社区的温暖。

2月6日过年前夕,我的先生突发重

症肺炎,生命垂危送入抢救室,沈瑞华知道后,便经常来看望我和我的先生。即便是大年初二,还特意来到瑞金医院关心我和我的爱人,这让我十分感动。后来我的爱人稍微有点好转,转入急诊观察室。

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怀,给了我们莫大的温暖,让我们一家内心充满了感激。3月7号晚上,我的先生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,沈瑞华和郑爱妹陪伴在我身边,为了帮助我料理爱人过世后的事宜,他们跑上跑下,满头大汗,为我们孤儿寡母带来最大的帮助和安慰。后来偶然情况下,我才得知沈老师自己

身体也不是很好,每天还在医院输液。他急人所急,想人所想。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,我是由衷的感激!正当我用最朴素的语言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时,他却只有一句话:“朋友有难,应该相助。”顷刻间我心中暖意融融!

我很幸运,认识了他们夫妻俩,不愧是市级文明家庭的典范,我在最悲伤、最无助的时候,是他们夫妻伸出了援助之手,感激之情,无以言表,只有铭记在心,只能用最简单的语句,来表达最简单的心情,人人都献出一点爱,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,颂扬人间真善举,就是弘扬我们社会的正能量!

## 居官以洁其务

魏晋时期的“竹林七贤”以淡泊名利、不拘礼法著称,其中有一位却两次应诏出任,后来位列三公。他举荐朋友做官,竟收到了一封名传千古的绝交书,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。他就是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山涛。《晋书》和《世说新语》里,详尽记载了他的生平及轶事典故。

山涛(205年—283年),字巨源,山涛家中贫困,但“少有器量,介然不群”,喜好老庄。他与名士嵇康、吕安为友,后又遇到阮籍,成为“竹林之交”。

山涛出任之前,家徒四壁,但他和妻子韩氏的感情很好,韩氏从来没对他有过怨言。有一天,山涛对妻子说:“你暂且忍一忍如今的饥寒,我日后定当位列三公,只是不知到时候你是否做得来三公夫人哩!”“堪公夫人”一语即源于此。后来,山涛历任侍中、吏部尚书、太子少傅、左仆射等职,封新胥伯、位列三公,但仍坚持节俭,不养婢妾,并将俸禄赏赐都散给亲戚故人。

山涛四十岁才做了郡主簿,后一路高升。在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,他推荐嵇康接替自己。嵇康断然拒绝,并给他回了篇著名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,嘲讽他追名逐利,离“竹林”越来越远。后嵇康遭难,山涛数次上书求情,未被批准。在临刑前,嵇康把儿子嵇绍托付给山涛,对他说:“巨源在,汝不孤矣。”成语“嵇绍不孤”常用来形容托子之谊。山涛与嵇康这种“既绝交又深交”的关系,史学家多数理解为“志向不同,情谊深厚”。嵇康崇尚自然,选择了独善其身;而山涛胸有韬略,适时出任,选择了兼济天下。

关于山涛为官,史书中载有这样一件事:县令袁毅官瘾很大,为求升迁,贿赂公卿,许多人都接受了他的礼物。当袁毅得知山涛是吏部尚书,掌管着官吏的任免、考核时,就往山涛家里送了“丝百斤”。山涛不想收礼,但又不愿让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,“乃受之”,但命人悬之梁上,并不用。后来,袁毅的事被揭发,朝廷“案验众官”,凡受贿的人都被检举,纷纷落马,唯山涛“取丝付吏,积年尘埃,印封如初”,得以顺利过关,并赢得了“悬丝尚书”之美誉。

山涛高洁的操守源于自律,那时的名士以喝酒为旷达之举,常常饮酒过量,刘伶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听说山涛喝酒八斗以上就会醉,晋武帝司马炎想试他的酒量,一次准备了八斗酒让他喝,暗地里却偷偷加酒,但山涛饮到八斗的时候,就坚决不喝了。

山涛为官三十多年,选贤任能,从不徇私舞弊。每选用官吏,都要对候选人亲作评论,供朝廷参考,并将荐拔上奏的人列名成册,时称《山公启事》。山涛任职冀州刺史时,当地风俗鄙薄,无推贤荐才之风。山涛鉴别选拔隐逸之士,寻访贤人,表彰或任命三十多人,都显名于当世。太康四年(283年),山涛去世,终年七十九岁。去世时,“旧宅第仅有屋十间,但子孙众多,容纳不下。”若说山涛出任是为了功名利禄,物质条件又何至于此?同为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王戎曾盛赞山涛:“如璞玉浑金,人皆钦其宝,莫名其器。”成语“璞玉浑金”说的就是山涛。官修正史《晋书》这样评价山涛:“若夫居官以洁其务,欲以启天下之方,事亲以终其身,将以劝天下之俗,非山公之具美,其孰能与于此者哉!”(马志强 闫高炯 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)

## 那些生长在水里的树

文 胡倩妮

如果那次没有去海口,海南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改变——那儿大抵是椰子的故乡,岛屿的上上下下都种满了椰子树,偏偏我去了,这个脑海中

臆想的画面自然而然地就被打破了。当然,有一点毋庸置疑,那就是海南确实有很多的椰子树,只是与高大的椰子树比起来,更让我难忘的,是一片叫“红树林”的树群。

那一次,我和先生本是为探访海瑞墓而去的,因为坐错了车,被司机带到了东寨港。我们素来懒散惯了,既然来错了地方,索性将错就错,四下里信步闲逛。我们一边走着,一边在手机上搜索,看看附近有哪些好玩的景点——页面上最早跳出来的是“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”几个字,随后又跳出了“海底村庄”。我们买了票,打算在这里作半日的闲游。

因为我们去海口的时节还没有到旅游的旺季,东寨港的人不多,一圈走下来,时间尚早,我和先生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回味着适才赏过的风景。有意思的是,“海底村庄”的奇观固然令人惊奇和感慨,但在我们心里,它竟抵不过那一片红树林来得有魅力。

红树林里有很多的树,到底有哪些种类我们说不上来,因何被叫做红树林我们也不明所以,但它们似乎天生就有一种魔力,你只需看过一眼,便很难再忘掉了——或许是因为它们与其他的树不同,它们生长在水里。仅凭这一点,就足以让我这种生物知识匮乏的人感到好奇——不知道它们在水里要如何呼吸?

而且,“红树”从不作为单个的个体而存在,人们说起它,总是复数的它们——“红树林”。或许,在汹涌澎湃的海浪面前,单独一棵树是难以生存的,唯有几棵、几十棵树甚至几百颗树抱团取暖,才能抵御惊涛骇浪的冲击。你不见涨潮时,海水弥漫而来,除树冠外,将整棵树、整片

树林都淹没在海水里,若不能团结,又如何能够熬到退潮时?兴许正因为团结,它们才成了守卫海堤的战士,以密集有力的根须为武器,让狂风骇浪无计可施。

想到这一层,红树林的魅力似乎更大了,它时而在中央,时而在地面上,时而又探头在空中,俨然如三栖植物一般,诱惑着游人走近。我虽生于江南,却是自幼怕水,故而不敢坐船靠近,只敢站在岸边远远地张望,而树也静静地立着,尽管有些歪斜,却是纹丝不动,仿佛也在眯着眼睛打量我。于是,一片树林,一个人,隔着海,隔着岸,隔着船只和游人,以某种神秘的语言交流着。

在很多人眼里,树是活的,却不会言语,甚至感受到了疼痛也不会发出叫声。但我始终相信,它会说话,只是我们不懂而已。当它沉入水里时,鱼虾能够读懂它的谦逊;当它巍然而立时,海浪能够读懂它的执着;当它处于平静时,树冠上几只白色的鸟儿也能读懂它对自由的向往。

其实,在我的故乡也有一种生长在水里的树,名唤“水杉”。严格来说,水杉既可生长在水里,也能生长在陆地上。而当它生长在水里时,常常与浅水为伴,水位高时也没到它的腰,不经意看去,倒像是一个个身材颀长的山林隐士在悠闲地洗脚,而且洗得时间越长那水似乎来得越发干净。

或许,生长在水里的树都有净化水质的功能吧。譬如眼前,海水咸苦,但红树林不以为苦。如果说海浪包裹着沙石和珍珠席卷而来,那么红树林则是一张筛子,滤去了泥沙,只余如珍珠般洁净的活水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环境生养了草木,也生养了这里的人。

【诗词】

### 咏黄浦滨江 廉洁文化草药园

文 陈波

小园葱绿晏清扬,  
日暖风和百蕙芳。  
消积化痰无患子,  
通经活血刺藜薹。  
女贞明目滋肝肾,  
芍药鲜根续命汤。  
地涌金莲千瓣洁,  
天倾萱草一良方。  
菖蒲滴水尘难染,  
兰菊筛沙蕊抱香。  
刮毒生肌骨接骨,  
除痼扫腐马蹄黄。  
阳光雨露苗相润,  
真气蕴含君子刚。

注:无患子、刺藜薹、女贞、芍药、地涌金莲、萱草、接骨木、马蹄黄等,皆为中草药名。

